

张玉安 陈岗龙 主编



史 阳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Panitikang
Salimbibig ng Pilipinas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菲律宾 民间 文学



张玉安 陈岗龙 主编



史 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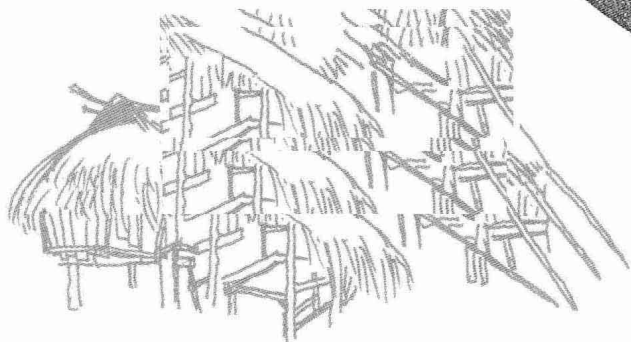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PANITIKANG SALIMBIBIG NG PILIPINAS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菲律宾 民间 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律宾民间文学 / 史阳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0764-383-8

I. ①菲… II. ①史… III. ①民间文学—文学研究—菲律宾 IV. ①I341.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8234 号

菲律宾民间文学

史阳 著

责任编辑 杨 柳

封面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刘 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天之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33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6016 印数 1100 册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4-383-8/I·5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收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经费资助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张玉安 陈岗龙

【顾问】（按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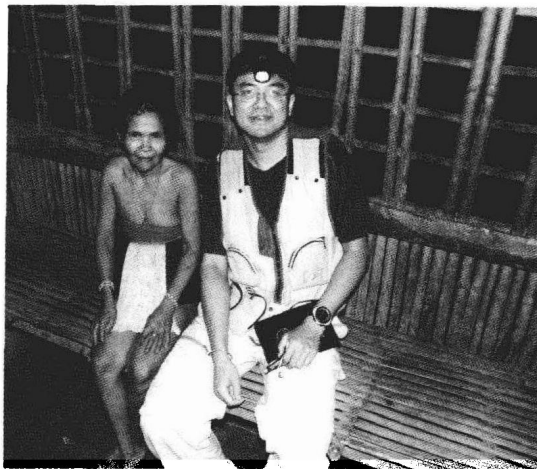
黄宝生 梁立基 刘安武 刘魁立 刘守华
乌丙安 严绍璿 乐黛云 张鸿年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朝戈金 陈岗龙 高丙中 高木立子 拱玉书
哈若蕙 何志明 姜永仁 孔菊兰 刘介民
吕 微 孟昭毅 裴晓睿 色 音 史 阳
谭立群 万建中 王邦维 薛克翘 杨利慧
叶舒宪 尹虎彬 张玉安 赵 杨 郅溥浩

【作者简介】

史阳,男,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1980年生。199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就读本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从事菲律宾语言文学、文化历史以及东南亚文化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近几年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民



作者在阿拉安芒扬人中从事田野调查
间文学和民俗学,数次在菲律宾芒扬族阿拉安部族原住民中从事田野调查,2009至2010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发表论文十余篇,包括《菲律宾阿拉安芒扬人洪水神话的象征内涵》《地方性的神话观:菲律宾阿拉安—芒扬原住民的民间叙事自然分类》《印度尼西亚的“俄狄浦斯”故事——〈覆舟山故事〉的叙事结构分析》《保护东南亚的文化多样性:东南亚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德呼德——菲律宾伊富高人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蜕变与再生——菲律宾洪水神话的宏观结构》《全球视野中的菲律宾伊斯兰化》《东南亚南岛语系民族源流》《文莱“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形成》等。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序

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各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古代埃及的神话,古代两河流域的洪水神话和《吉尔伽美什》史诗,古代印度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代伊朗的《列王纪》,古代日本的《古事记》和《竹取物语》,无一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而在今天的东方各国,口头传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活形态民间文学依旧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据2007年6月8日《光明日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菲律宾的“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伊夫高族群的呼德呼德圣歌”,印度的“拉姆里拉——《罗摩衍那》的传统表演”,柬埔寨的“斯贝克托姆——高棉皮影戏”,孟加拉的“吟游歌师歌曲”,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韩国的“板索里说唱”,中亚吉尔吉斯坦的《玛纳斯》史诗、雅库特的“奥龙库——英雄史诗”,蒙古的“长调民歌”等,均榜上有名,无可非议地见证了东方各国优秀的口头传统在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既古老而又鲜活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财富展示出来,对于全球化的今天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识我们身在其中的东方各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术界不仅要研究好东方民间文学,而且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其引

荐给全社会,因此我们主编了这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关于“东方民间文学”的概念,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充斥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今天,人们一提到“东方”就谈虎色变,好像我们自己不打自招就陷入了西方殖民话语的圈套。现在又在“东方”后面加上“民间文学”,似乎更是把本不该放在一起的两个概念硬揉到一起。“民间文学”本来在中国学术界就没有相应的地位,一直被误解为与作家文学对立的草根文化,从来不被文人志士和知识分子所正视和尊重。但是,“东方”和“民间文学”这两个概念却不谋而合地具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东方”和“民间文学”(甚至是“民间”)都被误解过,都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排斥过,今天的处境也是如此;二是“东方”和“民间文学”都是人类文化的源和根。东方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诞生地;而民间文学则是作家文学的根。这不仅仅是历史,人类文化发展的今天也是如此。其实,人类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一直并存到今天的;并不是文字出现之后书面传统便完全代替了口头传统,作家文学完全代替了民间文学。就像东方和西方也一直是相互依存发展到今天一样。只不过是我們自己人为地用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将其拆开罢了。实际上,“东方”并不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一种想象的方式,东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家園;“民间文学”也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文化,而是人类最根本的表述文化。因此,与其从高深的哲学层面质疑和思辨“东方民间文学”的命题能否成立,还不如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给予回答。我们更愿意做这样一个比喻:“东方民间文学”就是我们自己的美丽的花园,这个花园里既生长着《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一千零一夜》那样的参天大树,对世界文

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开满了无数鲜艳而芳香的花朵。这个花园里流淌的小溪曾经哺育了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文化艺术,这个花园里的沃土也孕育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欣赏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更喜爱这里每一朵无名的小花。基于这种信念,我们提出“东方民间文学”的命题,并乐意为东方民间文学的发扬光大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东方各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展现给读者。而这种展现,不是像介绍作家文学作品那样,分析其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而是在东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的语境中描述和展示其民间文学或者口头传统。常言说,“活鱼要在水中看”。只要深入了解东方各国富有生命力的口头传统,我们就会明白,一个古老的神话,不能简单地称为“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完全无知和幼稚的想象故事”,而应看成它所传承的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是其民族的哲学。一则民间故事,不仅只供人们娱乐和消遣,而且对家族和社会承担着我们难以想象的重要功能。我们通过东方各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阅读和理解,就会进一步认识民间文学对东方传统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在丛书中我们试图以新的视角解读古代东方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五卷书》《一千零一夜》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也力求更多地描述和介绍在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民间生活中依然传承着的鲜活的口头传统。因此,可以说,东方民间文学既是古老的,又是鲜活的。我们不愿意把鱼从水里捞出来做标本,去解剖,虽然那也是必要的;我们也不提倡把花园里的鲜花摘下来,夹在书本里,让它日渐枯萎。我们将以欣赏的眼光去描述,去赏析。我们相信,这样的描述和赏析将使更多的读者为之吸引。因此,我们的“东方民间

文学丛书”，没有对东方民间文学的内容进行高深的理论分析，而是通过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民间歌谣、一部部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的深入浅出的赏析，勾勒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一道道风景。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这套丛书拓展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让东方民间文学更加深入人心。钟敬文先生说过，“我研究民间文学，是因为我欣赏和喜爱她”。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东方民间文学，欣赏东方民间文学。

东方民间文学也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绚丽多彩的东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学的整体，而且古老的东方文学的传统特征主要见之于民间文学。但是，过去的文学史家们常常习惯用审视作家文学的眼光去介绍和探讨民间文学作品，未能足够地关注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即口头传统。其结果，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或传统被看成一个个孤立的作品。此外，文学史家们过去所关注的只是那些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成文字的印刷文本形态，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在每个东方国家民族中口头传承至今的传统。也就是说，以往的东方文学史往往将本质上有区别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相混淆，用研究书面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口头传统，即用作家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和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其结果，这样的解释和分析不一定符合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的真实情况。目前，我国的东方文学，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历来以西方文学为主，东方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成了衡量东方文学的唯一标准。如果以是否获诺贝尔文学奖来衡量东方文学，那么除了泰戈尔、川端康成

等少数获奖的作家和作品,似乎东方文学就再没有作家和作品可以与西方文学相媲美了。这样,东方文学便自然与西方文学相形见绌了。但实际上,人类的文学和文化一样,并没有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标准应该是多样的。东方民间文学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为东方文学奠定了传统根基,体现了东方各国各民族文学传统的多样性。我们认为,与其迎合西方文学的标准,翘盼诺贝尔文学奖,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地位,不如先眼光向下,审视一下东方文学自己的根基。倘若如此,那么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东方文学传统的丰富多彩原来竟蕴藏在东方民间文学的花园里!当然,我们也要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要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文学的全球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保留欣赏东方文学传统的权力。我们的这套丛书,将通过对东方民间文学的介绍和赏析,展示东方文学过去鲜为人知的一面。或许,这些内容便是东方文学立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主要资本,甚至是世界文学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源泉。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后续成果。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是教育部百所社科研究基地之一的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中心 2001 年启动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的主要成果四卷本《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已于 2006 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此后,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全校通选课“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和研究生课程“东方民间文学”,在国内率先开始培养东方民间文学方向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着手编写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立项教材《东方民间文学教程》。而即将出版的这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则是我们走出校园,在更广的范围内拓展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使东方民间文学成为全社会享用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一个尝试。科研

成果从专门研究东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专家学者的案头进入大学课堂,再普及到广大读者之中,这样一个将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和社会文化普及三者结合起来的路子,应该是我们大力提倡的。为此,丛书的作者们以雅俗共赏的标准,持严谨科学的态度,用通俗易懂的手笔,认认真真地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精华奉献给读者。丛书各分册的作者,在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东方民间文学,在感情上已经与各自对象国的民间文学难割难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每本著作的字里行间,不仅饱含着作者的智慧和勤劳,也充溢着他们对东方民间文学的敬重和深深的情感。

东方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学界和文化领域引起关注也只有几年的历史,但是她已经展示出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中最有希望和最有潜力的风景。我们知道,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更相信,“东方民间文学丛书”这样的一套读物对全球化时代善于思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思考中国文化、思考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讲,应该不是奢侈的,而是及时的和需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宁夏人民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人文日本新书”两套有影响的丛书之后推出“东方民间文学丛书”,体现了文化关怀的可贵精神。最后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资助和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 编

2008年3月16日

目 录



绪论:为什么要研究菲律宾民间文学 /001

第一章 菲律宾民间文学的文化语境 /006

第二章 菲律宾神话 /022

第三章 菲律宾民间传说 /048

第四章 菲律宾民间故事 /073

第五章 菲律宾史诗 /091

第六章 学术史回顾:

菲律宾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 /118

第七章 多样性、地方性的口头传统:

菲律宾民间文学的特点和价值 /126

结 语 /152

参考文献 /156

后 记 /160

绪论：为什么要研究菲律宾民间文学

做一项研究首先需明确研究的目的和其中的意义。为什么要研究菲律宾民间文学？笔者在从事菲律宾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领域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常常如此自问。完成此书稿时，正值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终日在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中与书为乐，饱览民族志、田野资料等各种民俗文献。

哈佛大学于 1886 年设立了皮保德博物馆及其所属图书馆(Peabody Museum Library)，20 世纪 70 年代在其北侧扩建了托泽图书馆，将所藏图书、文献移入；今天，托泽图书馆已被公认为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收藏最为丰富的人类学图书馆”^①。皮保德博物馆的四楼是太平洋诸岛原住民文化的展区，里面有多个展柜专门陈列了菲律宾群岛诸民族的民俗文化实物，包括雕刻、器具、服饰等。

托泽图书馆则收藏了大量关于菲律宾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献，难能可贵的是还有许多由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的、从未出版过的材料，诸如各种研究手稿及

^①张光直《谈谈哈佛的几个图书馆——我求学和就业于兹的哈佛大学(二)》，哈佛校友会讯，第八期，1994 年，参见 http://www.nmp.gov.tw/e-news/no19/page_03.html。



田野记录等,其中就包括了知名人类学家、菲律宾大学教授贝耶(Henry Otley Beyer)采集的关于菲律宾群岛历史、考古和民族学手稿,以及他编辑的资料集成。

实际上,皮保德博物馆和托泽图书馆中的收藏,不过是国际学术界关于菲律宾诸民族文化资料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长期以来,菲律宾群岛一直都是世界上知名的民俗学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菲律宾群岛诸民族的语言、民俗文化、宗教信仰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从事菲律宾民间文学的研究,有着独特而突出的学术价值。

菲律宾本土学者认为菲律宾诸民族的文学史包含着两个传统:一是书写传统,由历史上文人墨客、社会精英创作的书面文学组成,尤其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影响、具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启蒙知识分子的作品;二是口传传统,由菲律宾各个平原民族和山地民族长期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构成,是和这些民族其他的民俗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所谓的菲律宾民间文学,指的是菲律宾群岛上一百多个民族、部族民间文学的总和,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天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和海岛的少数民族原住民,虽然生活赤贫,但其文化异常丰富多彩,他们的口头叙事、仪式仪礼等民俗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极富“地方性”色彩的精神财富。

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地方性”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术语,源自解释人类学,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来描写各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人类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文化研究应该采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的眼界”,去诠释文化持有者对其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



而理解异文化持有者的心灵。^①对于以探索“地方性知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菲律宾丰富的民间文学可以为之提供极其充足多样的材料。

对菲律宾民间文学的研究探索的是菲律宾民族的“小传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 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开创性地运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框架研究了墨西哥乡村地区。在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大”“小”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大传统是“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即指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即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往往经过了思想家、政治家的深刻反思;小传统是“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是乡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即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的通俗文化,尤其是复杂社会中具有地方社区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模式。大传统的传播主要依靠文字书写、学校教育等,小传统的传承则主要通过口头传承、生活实践。从话语权力(the power of discourse)的角度,大传统是主流地位的官方话语、精英话语,是强势话语的制定者和发布者;小传统则是处在非主流地位的大众话语、民间话语,是强势话语的聆听者和接受者。书面创作的菲律宾作家文学是不折不扣的大传统,近代历史上的菲律宾作为皈依西班牙天主教的殖民地,它的前现代精英文化属于殖民地上层、教会阶层,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其主流文化是标榜着信息技术、全球化、工业文明的现代文明,这些文化从古至今都是菲律宾书面文学的沃土;而民间文学则存在于农民、平民、山地民族、原住民等普通民众中,

①[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72、73、90页。



是菲律宾群岛各民族人民富有地方性色彩的小传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小传统提供了社会文化的基础,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了大传统而忽视小传统,就难以把握社会文化的整体和实质。小传统虽处在弱势地位,但它并非被动、无条件地服从于大传统,小传统虽“小”,分布面却最广,有顽强的纵向传承和广大的空间播布,它盘根错节在民众世代代的生活实践中,是日常生活中民众行为的支配力量。菲律宾民间文学大多属于生活在僻远山地和海岛上的原住民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具纯粹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

民间文学一直都是菲律宾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无论是菲律宾本土学者还是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菲律宾各民族绝大多数都是无文字民族,其历史文献材料异常匮乏,所以菲律宾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田野调查和搜集。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在菲律宾原住民族中从事田野调查,撰写了大量民族志,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和整理,把这些原住民族的口头传承、口述历史视为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以菲律宾大学等菲律宾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为代表的菲律宾本土学者多年的细致工作为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欧美民俗学者、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对菲律宾民间文学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以来,以美国人类学家为代表的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把研究视野转向东南亚等地区,菲律宾成为了众多人类学家的田野乐园,尤其是各个山地原住民族的“异文化”吸引了大批的学者,产生了大量调查深入、资料翔实的民族志作品,其中包括不少第一手的民间文学文本资料,这些资料大大丰富了菲律宾民间文学集成。更为深远的是,这些欧美人类学家的工作使得菲律宾民间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普适价值和世界性的学术意义。菲律宾民间文学研究早